

流年剪影

山那边的神仙

■ 潘丽群

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 
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  
没有人能告诉我  
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 
……”  
每当我听到这首《童年》时,总会想起那段在吊罗山的时光。  
那是一段上山下乡的知青岁月。  
那年,凤凰花开毕业季,我们一群十六七岁的青少年,没有选择、没有条件、没有自主地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,奔赴祖国最广阔的天地去。  
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,是海南三大林区之一的吊罗山林业局。吊罗山是原始森林,有着连绵起伏、层峦叠嶂、平平仄仄、仄仄平平的热带雨林,有着九曲回肠、飞流直下、潺潺淙淙、淙淙潺潺的清澈山泉。我们这群刚出校门,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,迈着走向社会的第一步,在这神秘的大山里开始了青春的洗礼。

新奇和兴奋过后,便是艰苦的劳动。男知青,采伐工,负责伐木;女知青,营林工,负责种树。那时,除了油锯、拖拉机是机械化外,其余全靠体力(其实油锯亦是凭体力的),如集材、装车、清山、挖穴靠的是一刀、一锄、一铲、一棒。流一身汗、滚一身泥、剥一皮皮是常态,而且还要“无雨大干、有雨加油干、大雨拼命干”;“两个六点半、中午不休息、晚上加一班”。即使这样,这群充满青春活力、血气方刚的知青们,仍不失少壮不忧愁的浪漫情怀,一边承受着艰辛的磨练和砥砺,一边沐浴着大山的绿意和岚气。

是的,吊罗山,神奇又美丽。茫茫林海,山高水长,有古木参差、青葱苍翠的景色,又有“白云回望合,青霭入看无”的气象。每当脱去一身裹着泥水和汗水的工作服和防蚂蝗袜后,知青们总忘不了自娱自乐,打打球,唱唱歌,拉拉琴,散散步。

时值黄昏,我最喜欢和山友一起,沿着弯弯的山路,走到伙房后那座山的拐角处,坐下来,望着对面的层层山峰发呆,常常幻想着山尽头的样子。浑然真朴地想象着山那边有没有神仙,因为小时候曾种下“田螺姑娘”“人参娃娃”“白雪公主”的神话种子,所以,神秘的大山激发了我们无尽的幻想。曾经有一次,测量队的两位女知青在山里迷路了。向晚时分仍不见归来,火场上下弥漫着紧张的气氛,正当大家欲打火把进山找寻时,忽见她们回到。众人欢呼,有人说仙人指路。事后,其中一位女知青说,记得老工人说过,若是在山里走失了,就沿着溪流方向,定能找到路。显然,仙人指路,仅仅是假说,却更能拓展想象的空间,大家潜意识里更愿意相信着“神仙”这一善美的形象和无限的能量。是应了年多少少憧憬?还是那原本就是爱做梦的季节?抑或是幻想可给予那个环境中以意识界的慰藉?总之,我们就这样,常常编织着幻想,在一声声“顺山倒”的号子中,送走落日,迎来日出。后来,终于知道,山的那边是保亭的七指岭,再后来,开避为旅游胜地,叫七仙岭,七仙的来历,还有典故出处。  
今天,我们这一群已是“白发老闲事,青云在目前”的当年知青,每每相聚时,总忘不了那山里的岁月,总是不知倦顷地聊着刻骨铭心的往事,还忘不了侃着“山那边有没有神仙”的话题。可不,我们有过青春,有过幻想。  
有幻想就有翅膀。

动物档案

猫

■ 严敬

猫做了很多坏事。假若像传说的那样,猫是老鼠的死对头,那么老鼠将会减少许多。实际上,村子里有许多猫,也有许多老鼠,猫鼠住在同一个地方,相安无事。  
猫捉树上的小鸟,也偷袭屋檐下的鸽子。  
它躲在树杈上,等小鸟停在树枝,便伸爪扑捉小鸟。不过,这需要相当的技巧,否则,很难得手。它的伏击成效不大,它会把目光转向鸟窝。雏鸟往往成为它的美食。  
它袭击鸽子的成功率相当高,深夜,它窜上屋檐,堵住鸽子窝,不等鸽子醒来,它就拧断鸽子的脖子。当然,袭击哪个屋檐下的鸽子窝,白天一定要踩好点。因此,经常看到猫伸着懒腰,无所事事地闲逛,其实它在踩点。  
除此之外,猫还做其他的事情,它坐在高处,观察着四周的动静,邻居大娘将一条鱼放到砧板上,她突然想起别的什么事情,转身离开了厨房,当她回来时,那条鱼不翼而飞,找遍了厨房,也没有鱼。原来,一只黄猫将鱼衔走了。  
而且,猫聪明得很,这鱼它一般不会带回主人的家,因为,这样一来,它很可能背上恶名,要带回家的,只能是老鼠。  
再傻的猫,一生中都要抓几只老鼠,并且让主人亲眼看到。

家在海南

■ 钟捷东

海口遵谭冯冯村有一口老井,名曰“丹发井”,井深28米,近200级台阶,井身螺旋近垂直而上下。拾级入井,如入深洞,清凉之气扑面而来,此井水曾经供周边几个村庄村民饮用。丹发井的历史颇为久远,据井口石碑上面的文字记载显示,该井是明代经人工开凿千层玄武岩石壁而得,现在井身四周的断石赫然。在井底抬头仰望,头顶上全是坚硬的玄武岩,阳光从“一线天”的窄缝中洒下几缕。

遵谭的卜创村位于东线高速公路龙泉出口西侧,村里保存有古庙、古井、古城墙等。它之所以出名,是因为这里是古时珠崖郡治所在地,号称“海南文化源头”。该村有两个较大的古迹,一个是六神庙,供奉六神;另一个就是“珠崖井”,据说是汉代将军马伏波兵营驻扎在此开凿出来的,深约20米。沿石梯下到井水边,井水在微风中荡漾,井底细小沙石清晰可见。珠崖井是海南罕见的双台阶水井,据说是为了方便官兵们汲水而设置的,台阶的一边是官兵使用,另一边则是百姓使用,罕见的双台阶见证着此井当年的辉煌。珠崖井不远处的是古时潭村,是海南四大历史文化名村,曾经出了进士、举人多达18人,“五里三进士”就出现在该村,该村也是海南最多的“牌坊村”,诞生“海南的花木兰”蔡九娘。珠崖井也是羊山地区的著名的“过冬井”,没有干枯期,直到现在还有水。当年冬季来临,其他水井都逐渐干枯了以后,遵谭、十字

和老爸喝茶。  
不知何时开始,我起的比老爸还早,哪怕是在周末。这天,一看阳光刚好,想起他之前提起的茶馆,开张不久,味道不错。便提议一起去探探虚实,谁知老爸一溜烟蹦起来,三下两下整理好着装,点了一支烟,蹬着皮鞋铿铿铿就下楼去。  
这家茶馆离家不远,在坡博菜市场三楼,顺着南沙路的林荫小道步行,大约十分钟行程。这是街坊邻居买菜的必经之路,一路上都是斜斜的树影,一明一暗平行排列,像钢琴的琴键。老爸叼着烟,踏着“琴键”,翻着手中的报纸,还不时和买菜归来的熟人打招呼,有些应接不暇。  
我和老爸聊起南沙路当年的情景,聊起印染厂、毛巾厂,还有那棵每晚撬开新手司机的发动机盖的老树。这儿曾经是一座荒山,车道五六米宽,牧童不时驱赶着黄牛穿行而过。除了轻车熟路的老司机,大多数驾驶员都充满了耐心,摇下玻璃,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,前方正是坡博村。但老爸不同意这种说法,他摘下眼镜,将其往胸前口袋一插,正儿八经地给我补习南沙路地理。大多数人一进山门就自以为进了坡博村,连我奶奶都这么认为,时不时问我,啥时候回“坡博”啊?但在当年那种曲径通幽的情境中,想造访坡博村,光问一个牧童远远不够,一但过了毛巾厂,就得小心观察,最好每棵松树下都问一名童子,直到遇见一个长满青草的小径。虽说村子就在此山中,但云深不知处。  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,随着坡博菜市场的兴建,南沙路忽然有如神助,达到了我眼中的城乡结合部最高水准。菜市场前著名的三岔口正式成型,一夜间,走南闯北的人多了起来,路边的茶馆像雨后春笋竞相萌发,颇有武侠小说中城边小镇的风范。记得小时候我和老爸不时钻进一家茶馆,店小二笑着迎上来:大哥大哥这边请,这位公子可真俊俏。我躲在老爸的身后,环顾四周,昏暗的空间中,宾客盈门,大叔大伯们挥舞着手中的筷子,眉飞色舞地评论着时下的种种,焦黄的菠萝包在唇齿间若隐若现。我们在座椅之间穿梭,一不小心,我碰到一位喝茶大叔的手肘,大叔手一抖,茶杯扣到了鼻子上,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老爸回过身说,不好意思,不好意思。大叔头也没回,拿起一包维达餐巾纸,放在掌间一拍,啪,然后从包装袋破口抽出洁白的纸巾,细细擦拭衣服上的茶水,嘴里咕哝着,没啥咧,没啥咧。他同桌的茶友发出雷鸣般的笑声,仿佛遇到了一天之中最快乐的事,我们在笑声中找到一个小桌子,和人拼桌坐下。  
说话间,我们抵达了坡博菜市场,一上三楼,“本地茶楼”四个字赫然映入眼帘,仿佛是“龙门客栈”的一个近义词。我们在喧闹中坐下,用热水涮了碗筷,搬来凤爪包子,老爸跷着二郎腿,展开报纸读了起来。我问,还记得那年和我们拼桌的老人不?报纸后抛出两个字,哪个?我说,就是那个自己带着馒头,来茶馆坐下,花五毛钱点一壶茶的老人。报纸后又抛过来几个字,他说不是武林高手。我一想,这话挺有道理,说不定哪天我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茶馆,和这么一张会说话的报纸拼桌,也会探讨起武林高手的话题。而那位拼桌的高手说不定也和我老爸一样,平时教书上课,在回家忘带钥匙的时候,徒手赤膊从外墙爬上三楼,用晾衣杆钩开家门,武力高强,心外止水。

遵谭的老井

路和新坡等乡镇的村民都到此汲水,艰难地度过干旱之年。据当地人描述,当时春节前后,周围百姓纷纷起早摸黑打着火把,排着长队来汲水,场面甚为壮观。据说井的最底处有石碑写着“贞元二年”,但是竟然此井从未干枯,是谁见过这样的石碑,不得而知。

位于遵谭镇东南两华里处的养明井,是海口火山地区再普通不过的井,井面宽、深不过十米,呈田螺状,水清而终年不涸,属地下自然泉水,井壁由火山乱石囤砌而成,显得粗犷而自然。说是井,其实更像个大石水窟。相传宋代时此处常水气升腾,群羊每次从此路过,常常会俯身跪拜于此,所以也叫“羊拜井”,周公就是因为看到群羊跪拜,才令乡民凿井得此泉水。距离此井十步之地有一个天后圣母庙,还有一个养明学校,是火山地区常见的庙为校,校庙一体。依稀记得我童年时学校门前有两幅对联:“养成羽翔冲超汉,明达天机出凡常”。距离养生井百米处有一坟冢,为周氏过琼始祖、宋代进士、翰林大学士周秀梅墓。周秀梅生性秉直坦率,为人谦恭宽和、品行端庄淳厚,不屈权威,为官清廉,不争宠恋禄,熟知诗书经文,崇文重教,以“耕读传世”为荣,子孙后人多有建树,后裔先后出了周宾、周宗本、周世昭三名进士,有“一族三进士”美称。据儒孙村老人说,自周秀梅落籍遵谭镇后不遗余力地“敷扬文教”,使乡人多受其惠。凿井执教,除陋助民,庙、井、校均他所创建。建校授业解惑,既是

方便子孙后人,也可荫泽乡里,造福一方。如此算来,井与校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,养明井是古井,养明学校更是传播中原文化的摇篮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遵谭的老人忘不了昔日祖祖辈辈凿井和挑水之艰辛。由于地处典型的玄武岩地带,地下水埋藏在岩层下,水位低,靠人工开凿厚度达几十米坚硬的火山岩层,历经数年方挖到水源。再加上井少路远,最近的井离家也有一里半里路,远者则有数里、十多里,而且台阶那么窄,既陡又滑,上下都要小心,稍不留神就会撞坏水桶,甚至摔下水井。先人一直认为井里有水神,所以为了保佑井水长流,润泽百姓,村民在井里安放“井公”来祭拜。“井公”意在保护水井和挑水村民的安全,不小心滑倒时,可以扶着石雕安全走出井。在很多老的井口地面上还置有几个大石盆,方便挑水村民洗衣服。每年二月初一为“禁井”日,禁半天或者一天,防止冒犯井神和井泉干枯,从科学角度来说,也可以让水源得到净化。这种做法在遵谭流传了很多很多年。

水是生命之源。遵谭曾经因为缺水,人们的生存是一大考验,找水、挖井、蓄水,成为遵谭人的生存技能。从家里到井口,大人稳健的步伐不知走了多少趟;从井口到家里,孩子稚嫩的肩膀也摇摇晃晃地挑起家庭的重任。由于每年有四五个月的枯水期,于是每家每户屋檐下或庭院内部放置许多大缸,用于装储挑回家来的井水和接装雨水,保证人畜有较充足的饮用

水。所以,从各家庭院中水缸的多寡,大致可看出其家境的贫富程度。此外,为适应村民打水、挑水的需要,本地区还出现世代专门绞制打水缆绳,制作和补焊挑水桶的专业店铺。

美不美,家乡水。在人类生活中,“井”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,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。遵谭的老井,承载着历史的风尘,“深”“陡”和“险”是其共同的特点。时光流逝,岁月更迭,随着社会发展和农村居民用水逐渐自来水化,遵谭的老井以及与井有关的民俗已经逐渐消声匿迹,曾经很重要的水缸大多也失去用途,仅成为一种摆设,“井公”当然也几乎全断了香火。现在人们使用的机井抽出的水是火山岩层下的优质矿泉水,也就是说现在的遵谭,连人们浇菜以及猪、狗和猫喝的水都是优质矿泉水了。虽然遵谭人早就结束了去老井汲水的历史,所有老井也完成了它们的光荣使命,但是深邃的井身,漫长的石阶,还有人们挑水沉重的喘息声,以及脚步扣响石阶的声音,似乎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。

遵谭,是一个不小心就会触碰到历史的地方。遵谭的老井,催升了村庄的炊烟,支撑了人们顽强的生命,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勤劳朴实的品行;遵谭的老井,映照有时光的流逝和物是人非的变迁,它们仿佛是村庄的明眸,目睹了村民的繁衍生息、婚丧嫁娶;遵谭的老井,镌刻着人们的记忆,预见一个个清晰明朗的日子,也滋养了一方乡土文化。

诗路花语

花诗

■ 孙文波

风接了花来临。雨洗其娇艳。  
满城人欢呼迎候。吟诗者又骚曼。  
有人脱冬衣。有人谋郊游。  
我等待一场送别,然后驾车长途跋涉。  
其间我翻典籍,字里行间看古今同异,  
感觉轮回大于命,都是剩字诀。  
这好像暗示着我应该重复古人做过的事,  
必须叹息花落如泥。真是没进步。  
野心让我揣摩,能不能来点变化?  
譬如不为花喜,不为花悲。只是冷眼旁观。  
我情愿做一个旁观者。冷眼,看花开花谢。  
我更关心将要开始的旅行,  
一路会发生什么。我希望道路通畅。  
让我在一日千里中,体会快的速度;  
快,带来了快的快感。应该安逸。

春日纪事

■ 颜小烟

我有过一次逃离  
在春天的夜晚  
张开孤独的翅膀  
仿佛一只白鹭  
  
水面的波光,吞噬了夜色的旖旎  
万家灯火,你的窗台栖息着  
一朵盛开的花朵  
或是一片飘零的叶子  
  
我梳理羽毛的速度  
低于一朵玉兰绽放的时间  
  
镜子里的光,忽明忽暗  
故乡的那缕炊烟  
还停留在摊开的书页里  
  
我的思念与日俱增  
那年冬天脱下的外套  
还藏着七里香的气味

一场抒情的小雨

■ 陈才锋

一朵云陷入风  
将阳光揉皱  
雨有了抒情的冲动  
麦地长满了翅膀  
追风的姿势  
像是嵌入了记忆  
凝望远方  
这场小雨滋润着  
我的童年  
和未来  
从未远离彼和此  
  
西江月·保亭罗葵村  
  
■ 赵小天  
  
万绿红霞尽染,  
飞泉遥挂前川。  
云端弯路入深山,  
世外桃园实现。  
致富要须勤勉,  
扶贫何恨艰难。  
前程中国梦将圆,  
大地春光灿烂。

忆江南·东坡书院

■ 阿福

桃柳逝,  
古树绿参天。  
东去大江留赤壁,  
西斜明月照无眠。  
阅不尽诗篇。  
  
七律·赏梅(外一首)  
  
■ 陈良真  
  
琼台书院聚龙宫,  
老树新枝沐丽风。  
晨气沉芳岚气净,  
暗香浮动翰香融。  
任凭寒露侵花俏,  
但得暖流溢绿丛。  
人若素梅无限意,  
师恩百载忆宝公。

梅赞

北木南迁书院栽,  
无雪村伴更喜开。  
不改秉性彰高洁,  
独秀春芳艳琼台。



草木芳华

对酌白兰

■ 安歌

晚间锻炼的好处是静,连吹过树梢枝头的风都是静的,风从一棵树吹向另一棵树,哗哗的溪流一般,也是夜的深山里的溪流。突地携来一阵花香。要引人立一会儿分辨:是白兰花?是白兰花。花友说白兰花瓣放茶叶罐里,泡茶时有隐香流动,但要新鲜的。院里白兰花树多是30米左右的乔木。我只能拣落了一地的花瓣,常放衣袋枕侧,转身抽手,那香也是家常温香。

南国花树多有花瓣坠地依然鲜好者,凤凰木、木棉花、鸡蛋花是其中姣姣者。似对树梢枝头无多依恋,亦无从尘土开出花来那般显赫。似乎它就应该在那里,零落尘土亦无自恋。一阵风过,它也会摇摆着追着走一遭,风走了,被吹成正面反面它也不在意,也都好看。白兰花瓣落地已稍泛黄,花香稍温,枝头花香要鲜亮。院里有三株白兰花树,一株在前楼侧,一株中区,一株东区。东区那株台风曾折断几半,夜间花香便自它流转而来。

草人说:在广东中山时,竹苑市场路边有两棵白兰树,叶冠巨大,花香宜人,每每经过仰头看得流忘归。此时街巷中也有阿婆提竹篮兜售白兰花,用丝线串上,遇到时也会停下来品赏。这时白兰花可以近在鼻息之间,可惜无佳人。若是有了,送一串做玉颈上的项链,那悦目的纯白,流动的花香,应可倾国倾城吧。

言语间,我也便在那中山街头,那两棵白兰树下。只是我并无佳人意,只觉得花香经他的记忆,从我此刻的海口夜晚流转到他往日的中山街头,已然倾国倾城。在海南,树花多自长自开自漂落,漂落亦无人理。我去拣落花(白兰花落地时已分裂成花瓣),还要常常回答“你拣它做什么呀”之类问题。没有粤人的惜花意,亦无阿婆丝线串它的情意。但如此“花无人戴,酒无人劝,醉也无人管”,大约也合天地不仁。

初遇此花,是大雪纷飞的新疆。L从宾馆楼梯走下来,我上去迎他。见他衣领外别一只白花,衣裳是深色衣裳,花是玲珑的白,隐约静香与窗外飘飞的雪花相衬。L把花从衣襟解下,低身戴我衣扣旁。我只是静静立着。莫名想到一个词:君子如响。后来才知道这花名叫白兰花。

更早一些呢,是新疆大雪纷飞的童年。奶奶说:把白兰花别在衣服上……奶奶说的是她年轻时的上海,我听着,只觉别致风雅。却想象不出此花模样。不想多年后奶奶没了,白兰树亭亭如盖,四季花开门前。

宋时杨万里写白兰花:一掬不曾容易发,清香何自遍人间。不知他写此花时可有忆,忆的又是谁。